

去]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著

西方畅销书译丛

Pascal Bruckner

潘明学 译

海天出版社



盗美贼





盗 美 贼

Les Voleurs de beauté

[法] 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著

潘明学 译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美贼/(法)布吕克内著:潘明学译. -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0. 8

(西方畅销书译丛)

ISBN 7-80654-226-4

I. 盗… II. ①布… ②潘…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1514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胡小跃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卢志贵 责任校对 陈军 黄海燕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1

字数:150 千 印数:1—5000 册

定价:16.00 元

图字:19-2000-122 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天晚上，我让美坐在我的
膝盖上。——我觉得它非常痛
苦。——我诅咒了它。

阿蒂尔·兰波^① 《地狱一季》

① 阿蒂尔·兰波（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

目 录

1	开篇
11	第一部 作弊者的回报
12	第一章 单调乏味的生活
30	第二章 一个谨慎的吸血鬼
42	第三章 一个剽窃者的好运
52	第四章 享尽奢华
64	第五章 光彩的奴隶
71	第二部 晾草架
72	第一章 机器一般的情人
83	第二章 小女孩
92	第三章 暴风雨中的避风港

106	第四章 白雪皑皑
118	第五章 可笑的逃亡者
128	第六章 欲望的折磨
148	第七章 美的代价
167	第八章 奇怪的交易

185 第三部 肉体条约

186	第一章 怪客的出现
199	第二章 猎艳
208	第三章 温柔的狱卒
214	第四章 准备绑架
226	第五章 侏儒的堕落
246	第六章 青春的气息

265 结局

281 附

关于本书及本书作者

282	被捕捉的美
286	美之罪
289	独断专行的美
291	致命的美
293	美极了
296	性与恨
299	布吕克内的残忍故事

303	布吕克内应邀跳吸血舞
306	布吕克内，隐面的挑衅者
312	时间的疯狂
315	美引起了公愤
318	美是一种不幸 ——关于美的对话
327	译后记

开 篇

汽车抛锚时，我刚拧亮车内顶灯，对着化妆镜察看左眼角出现的皱纹。拐弯时，埃莱娜踩了刹车。防滑链松了。我惊叫一声，车子已横在路中，陷入一个由风吹积而成的雪堆里。当时是晚上7点，天黑了，雪下得很大。

我们从瑞士一个著名的滑雪胜地度假回来。不过我讨厌高山和医生，更讨厌寒冷；那刺骨的寒冷简直要把你割成几段。但埃莱娜关心我的锻炼，非要让我学会这项运动，她想给我展示阿尔卑斯山的宏伟。那些好像被撕裂的山峰，其傲慢的矿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石头像法官一样，冷酷无情。它们的山峰总那么高，那么尖。这座山就是为惩罚人侮辱人而存在的。一周来，我忍受着严寒。当时是1月底。我穿

得严严实实，就像个宇航员，投身于结着薄冰的滑雪道中。那起伏不平的道路使我胆战心惊。晚上，我疲惫不堪地回到旅馆，大腿伤了，脸和鼻子红红的，手指生了冻疮，不能动弹。埃莱娜却刚好相反，她欣喜若狂。暴风雪、急剧的温差和令人眩晕的障碍物，这些大部分人都感到痛苦的东西使她兴高采烈。她几乎不睡觉，早上9点钟就开始滑雪，动作优美地下山，扬起一团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白色雪雾。晚上，她还想去迪斯科舞厅去扭扭。高海拔使她兴奋。她恳求我说：“让我陶醉于此地的雄伟吧！你是在瑞士，一个充满母爱的民族，它是欧洲的乳房，四周流蜜、流奶、流巧克力。在此养精蓄锐吧！”我没试过要反对她。但一个星期后，清纯的空气和壮丽的高山使我头昏脑涨，我甚至连雪橇的铃声也忍受不了。我求她收拾行李下山，到更加好客的平原上去。

埃莱娜开了她的车来，我没有反对。我不开车。那是一辆漂亮的车子，镀了铬，很花哨，车身线条流畅，马力很大，是辆德国车，软皮座椅，胡桃木车身，疾行如飞。埃莱娜又加了一些配件。我半闭着眼睛，躺在座位上，望着路边闪光的风景，舒适得就像在邮轮的船舱里一般。马达的隆隆声使我昏昏欲睡。那天，我们没有直接回巴黎，而是在闲逛。尽管天气不好，我们还是在洛桑琳琅满目的玻璃橱窗前流连了一阵，参观了一个小教堂和一家博物馆。埃莱娜不甘

心离开她所热爱的瑞士，她小时候曾在那儿上过学。莱芒湖像个绿色的大水塘，淹没了阿尔卑斯山，只有一只海鸥飞掠过湖面，形成一个亮点。下午，埃莱娜心血来潮，离开高速公路，拐向汝拉山峰。她一定要走那条布满灌木丛的道路，过足度假瘾。我随她的便。这是我们之间的习惯。埃莱娜管生活琐事，但其他事也管。我们晒黑了，像滑雪者一样，也许是人为的，或者不如说被太阳烤焦了。戴眼镜的地方有两个白圈，脸颊是淡紫色的。我们在车尾厢带了满满的一手提箱氧气回去，埃莱娜打算在巴黎少量少量地吸。

我回想起铅灰色的天空下有一口水塘，像一块黑色的石板。阳光有时穿透云层，投下一道珠色的光芒。紧接着，雪马上就下了起来。埃莱娜不管这恶劣的天气，把车开得飞快，收音机开得很响，吉米·亨得里克斯、柯底斯·梅菲尔德、约翰-李·霍克的音量，这响声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她在方向盘上打着拍子，重复着副歌。

埃莱娜醉心于两样东西：美国的黑人音乐，用临时接上的口述录音机录下对话；重新听自己说的话，收听自动系统的节目、进餐期间播放的荒诞节目或让她捧腹大笑的庆典。汽车越过障碍物，把道路变成了一张橡胶垫。我缩在我的软垫长椅上，眼前飘着雪花，尽管声音嘈杂，我还是昏昏欲睡。埃莱娜调低音量，请我留意边境的特点，在这气氛紧张的连接地

带，一种文化出现了，另一种文化变得朦胧了。我反驳她说，在这白茫茫的鹅毛大雪中，哪能分得清什么国家，冬天里没有国家之说。在一个加油站里，一个似乎被冷藏的加油工卖给我们几条防滑链，建议我们往回走，小心为妙。埃莱娜嘲笑他，我欣赏她的勇敢。瑞士和法国之间的海关关闭了。那是一幢精心布置的普通建筑，木制的百叶窗是蓝色的。路很斜，弯道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越来越陡。巨大的冷杉像幽灵一般围着我们，就像一排衣袖满是灰尘的士兵。我讨厌这些群居的树木，它们像狼一样只能集体行动。雪把景物划成一道一道的，在光束中飞舞，仪表板很快就被覆盖上厚厚的一层。雪雾中出现了指示牌，及时告诉我们界标、方向和村名。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我们迷路了，我们在瞎走。

尽管灯光强烈，但白色的车灯仍无法穿透浓雾。一片牛奶似的雾海使天地变了样，弯道不清，甚至道路的轮廓也变得模模糊糊。刮雨器沉重不堪，发出尖叫，无法刮净挡风玻璃。尽管有防滑链，车轮还是几次打滑。埃莱娜艰难地把着方向，我们歪歪扭扭地前进。假如有一辆车迎面而来，我真不敢想像会出什么事。我建议往回走，埃莱娜说我是胆小鬼。这说法使我放心了。但那辆豪华的铁马在路边吃力地爬着，就像一辆两马力的普通车。终于，它精疲力竭了，斜滑偏驶，停下来不动了。埃莱娜试图重新发动车子，但

无济于事，我们的座驾不理不睬。我们被封住了。她走出车子，在雪中跳起舞来，抓了一把雪，捏紧，朝我扔来：“邦雅曼，我们要在这暴风雪当中过夜了。太好了！”

山峰的活力仍影响着埃莱娜，她真让人喜欢。她唤来痛苦，对它进行蔑视。我再次借着车顶灯的微光仔细察看我的眼睛。毫无疑问，这皱纹昨天晚上还没有，是今天白天才长出来的。生活已在我的皮肤上刻下新的痕迹。现在，想起要在这汽车里度过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便感到恐惧。我不得不顾一切地睡觉，消去这难看的皱纹。狂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高山像一件短上衣，围在我们四周。

埃莱娜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劝我去找人帮忙。吉米·亨得里克斯和他那一连串悦耳的歌曲已帮不了我们什么大忙。我严严实实地穿着翻毛高脚皮鞋和厚厚的滑雪运动衫，带了一些饼干和一把几乎照不到脚的手电筒。埃莱娜在暖暖的车中等待我：油箱满满的，发动机还能转几个小时。我钻进夜幕之中，寒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后悔拒绝了埃莱娜的建议，她说要代我去，并说要男人去冒险这种惯例真是荒谬。说到底，是她让我们陷入这困境当中的。她就像被惯坏的孩子一样固执，希望出意外。雪可不温柔，它像玻璃一样割人，每片雪花都是一把要刺我的匕首，在融化之前要烫一烫人。



夜幕重重，树木深受折磨，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我从未挑战过任何危险，生活的艰险已足以使我心惊胆战。我艰难地前进，风吹割着我，左右开弓击打着我的脸，让我暖和。我试图沿着路边那一溜产树脂的黑黢黢的大树前行。它们对我很照应，就像是穿着制服的侍者，默默地端着盒子：他们的任务是接雪。有时，一阵狂风吹来，摇动着树枝，一堆堆白色的粉末乱七八糟地落下来。我低声唱着歌，给自己壮胆，轻得几乎都听不见。惟一能听见的，除了水似的冰凌声还是冰凌声。

过了一会，我习惯了黑暗，发现左边的林下灌木丛中有一条车子似乎能通过的小路，我钻了进去。我陷入树底下厚厚的雪堆之中。几分钟后，我出汗了，气喘吁吁。我跌跌撞撞走了好几分钟。岩石出现在树缝当中，还有冰冻得格外坚硬的墓碑。我陷入了这片白茫茫的冰雪当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将消失在某条沟壑当中，受到野兽的攻击。哪个傻瓜敢肯定地球会重新暖起来？雪减轻了脚步声，使这世界变得静悄悄的。最后，我相信看到远处有一道微光，但马上又消失了，我跑过去，路上摔倒了两三次。当我渐渐地靠近时，我分辨出一座木屋的轮廓，若隐若现，只有两层，一个窗户透出一道微光。我用手电筒打着悲怆的信号。我爬上刚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几个台阶，把门敲得“咚咚”响。

“请问，有人吗？帮帮我，我迷路了！”

没有任何回答。我退了几步，继续大声喊叫。我曾看见二楼那亮着的惟一的灯光现在熄灭了。门上既没有钟，也没有门铃和门环。我沿着屋子黑乎乎的外墙，歇斯底里地叫道：“帮帮我，我和太太在路上抛锚了，求求您了！”

我的话有气无力，刚说出来就被狂风堵了回去。一定有人在屋里偷窥，不给我开门。我像蜘蛛一样触摸着墙，试图弄清房间的位置。我嗅着空气，想闻到人类存在的气息。我在每个窗前都踮着脚尖，但百叶窗拉下了，我什么都看不清。我双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大声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让自己变得更有说服力。我没有省略任何细节，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年龄和埃莱娜的年龄。我甚至把汽车的特征和车牌号码也说了出来。我想绝对向他们证明，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半夜三更对着一座寂无声响的屋子说话，那种感觉真是奇特。

这自言自语把我自己都弄害怕了，我停下来，心里诅咒着屋主的自私。他看见了我，却躲了起来。我被冻得浑身发抖，垂头丧气。我艰难地寻找大路，沿着自己尚未被覆盖的脚印往回走，我加快脚步，让埃莱娜独自留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我感到很担心。还是那些可怕的冷杉，披着雪白的皮毛，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像守着一个秘密。我再也迈不动腿了，滑雪滑

得我两腿酸痛，现在又感觉到了。这个小插曲将用尽我剩下的那一点儿体力。没有比度假更累人了，也许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雪花扑向我，就像疯狂的昆虫，它们织着密密的网，我在其中几乎喘不过气来。终于，我找到了像戴着风帽一样的汽车，两盏车灯艰难地穿透黑暗。埃莱娜一看见我就按响了喇叭。我的头发眉毛一片白，就像一个消失在大浮冰中的探险家。她急死了，后悔让我一个人去。我把结果告诉了她，她感到很不安。还有更严重的呢：由于寒冷，发动机无力，一小时后就将熄火。温度下降得很快。我们将在一块冰冷的裹尸布底下消失。得等待扫雪机的到来，我们得靠几个水果和几块饼干为生。埃莱娜道歉说惹了麻烦，答应送我一个礼物作补偿：想到巴哈马去过上一周吗？我们淹没在一种疯狂飞舞、棉絮似的的东西之中，准备整理过夜的地方。惟一使我感到鼓舞的，是我们的汽车很坚固。埃莱娜放低座椅，用袋子弄了两个枕头。她已用毯子把我裹起来，正准备分那一点点蛋糕。突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越来越暗的车灯前。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样子，一张脸已贴在驾驶座那边的车窗玻璃上，把堆积在那儿的雪都融化了。埃莱娜大叫一声，蛋糕也掉了。两只眼睛在盯着我们，贴在玻璃上的那半边脸肉乎乎的，十分苍白。这双眼睛从埃莱娜身上移到我身上，贪婪地盯着我们。一个声音从这张可怕的脸上发出：

“对不起，让你们害怕了。我住在你们刚才去过的木屋里。”

我们的来访者不得不提高声音。他用手示意我们放低下车窗玻璃，以便能听见他说的话。埃莱娜把窗开了一条缝，没有开车门。

“请理解我，我们提防转来转去不怀好意的人。我想小心为妙。”

这些话是用一种粗暴的、几乎是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出来的。埃莱娜放心了一半，把窗降低了一格。

“您是说您跟着我丈夫一直跟到这里？”

（我和埃莱娜约好，旅行期间我们以丈夫和妻子相称，尽管我们还没有结婚。）很难看清跟我们说话的那个人的模样。一顶风雪帽遮去了他的半边脸，我只看见两片厚厚的嘴唇和挂着雪花的胡须。他礼貌而冷漠，回话简短。他把车停在弯道后几米高的地方。他闭着车灯，开着“罗弗尔山”默默地跟着我。与其说是他还不如说是他的主人想殷勤地接待我们，他不过是个干粗活的人。我们没有犹豫太久：夜似乎很漫长，我的骨头都差不多冻酥了。风在汽车四周呼啸。我们下了车。我们的救星确实很矮小，几乎是个侏儒。他的身材使我们放下心来。他的举动看起来也许很怪，但他至少把我们拖出了困境。他替我们提了一些行李，又帮我们把车子推到路边，免得被别的车辆撞上。这粗汉很结实。他沉着脸，要我们登上他的

“四四车^①”，然后坐在对他来说太大的方向盘前。我们是暴风雪中的遇难者，伴随着一只几乎不会说话的奇怪的夜鸟。我们这个脾气不好的恩人一言不发，把车一直开到木屋，好像帮助人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似的。他说话之简练使我大为震惊。“看起来很倔。”埃莱娜紧缩着靠在我身上，轻声对我说。躲过了麻烦，我们感到一阵轻松。命运又一次朝我们露出了微笑。我们俩梦想着烧得旺旺的火、热乎乎的晚餐和软绵绵的床。

① 四四车：车头车尾都是四个轮子的车，善爬坡，防打滑。